

# BEING MORTAL

## 最好的告别

其实，人永远都在旅途中。

来到这个世界，就意味着我们开始了一趟旅程。

蒋林——著



最

好

的

蒋林 著

告

BEING  
MORTAL

别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好的告别 / 蒋林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
2018.7 (2018.10重印)

ISBN 978-7-5411-5020-3

I. ①最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73360号

ZUIHAO DE GAOBIE

最好的告别

蒋林 著

责任编辑 卢亚兵  
封面设计 叶茂  
内文设计 王玉  
责任校对 蓝海  
责任印制 崔娜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  
网 址 [www.scwys.com](http://www.scwys.com)  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设计印务有限公司  
印 刷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 140mm × 210mm 1/32  
印 张 8.75 字 数 180千  
版 次 2018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二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020-3  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最好的 告别

苏菲娅躺在床上，浑身插满管子的她像个被调皮孩子糟蹋得凌乱而肮脏的玩具。从八月底到现在，她完全处于沉睡之中。四肢僵硬，双眼紧闭。只有微弱的呼吸和心跳，证明这个形如枯槁的女人不是一个死人。不过，我此时最大的希望，不是苏菲娅醒来，而是尽快死去，彻底与这个世界脱离关系。

这是成都最好的医院，病房里很安静。几只饿得发慌的蚊子发出微弱的哀号，在我脑门前狂乱地飞舞，却对苏菲娅那张惨白的脸视若无睹。

初秋时节，成都一夜之间告别酷热，国学巷路边的树叶开始长出黄色的斑点。医院里的气温已经很低了，一切都是冰凉的。布满污迹的褐色窗帘仿佛沾满了各种病菌，让昏暗的屋子更显萧索与阴森。为了不让苏菲娅冻着，我开了空调，呼呼的热风软绵绵地四处飘荡。但是，我却感觉不到暖意。我穿着一件薄薄的灰色外套，佝偻的身子悄然地发抖。三天没合眼，疲倦的眼皮快要掉到地上了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病床上的苏菲娅。家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只有我静静地守护着奄奄一息的苏菲娅。不是他们不愿意陪她，而是我自己执意想要与她单独相处。

结婚几十年，我与苏菲娅一直过着沉默的日子。但是，自

从她昏迷不醒之后，这样的沉默变得黑色而充满荒谬。

我吃力地站起来，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在地。

长时间的静坐，让我的双腿变成了两根木桩，没有丝毫勇气向前挪动脚步。我掐了一把小腿，隐隐约约的疼痛像毛毛虫那般爬满全身。这种感觉让我兴奋，疲惫和沮丧被疼痛吞噬。自从苏菲娅成为植物人后，我的情绪就跌入冰窖，被封在一个寒冷的空间。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蹒跚地绕着病床走着，高一脚低一脚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。路过空调的位置时，热风让干涸的眼睛无比酸痛。我揉了揉，一串温热的眼泪默默地掉进脸颊上横生的沟壑。

一把椅子静静地待在那里，与病床另一边的一模一样。棕色靠背有些斑驳、老旧，如两位不合时宜的闯入者呆立在病房里。我怔怔地看着苏菲娅，有好几分钟。

我又坐了下来，重复着刚才的姿势。佝偻着背，低垂着头，双手机械地搭在膝盖上。苏菲娅依然躺着，悬挂着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落下来，顺着白色的塑料管子流进她的身体。这段时间，全靠这些成分复杂的液体维系着她的呼吸和心跳。但是，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这些液体救不了苏菲娅的命。她一只脚留在今生，另一只脚却已踏上来世的路。现在，她需要别人帮她一把，留在今生的脚才能拔出来顺利地走向另一个世界，开始一段全新的旅途。

唯一能够帮助苏菲娅的人，非我莫属。

我想做一件犹豫很久的事。我并不知道它是好是坏是对是

错，很多时候想法极其强烈，但真要下手时却又临阵退缩。翻来覆去迟疑很多次了，都没有付诸行动。举棋不定深深地折磨着我，快要耗尽我的心力。这个秋风萧瑟的下午，我的眼神再一次投射到那一袋透明的液体上，心里暗自数着水滴的数量。一、二、三……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胃部痉挛由轻到重，并带有隐隐的疼痛。我不断地吞口水，滋润着即将冒烟的喉咙。七、八、九……刚数到第九时，我伸出颤抖的手果断地滑动开关，停止了苏菲娅的营养供给。接着，我快步绕着病床走向另一端，用最快的速度关掉呼吸机。

终于，我实施了这个酝酿已久的计划，而且动作机敏、连贯得不像是一个心若死灰的老人。

这个邪恶的想法诞生在盛夏的午夜，当我意识到随便怎么努力苏菲娅都再也不能好起来时，便想着尽快结束她的生命。夫妻多年，我单薄而瘦削的手掌没有带给苏菲娅幸福，但在她生命垂危之时可以让她死得痛快。每当看到医生拿着冰冷的手术刀在妻子的身体上划来划去时，我心都碎了。我固执地认为，抢救苏菲娅所付出的任何努力，对她来说都是一种伤害，唯有死亡才是真正的解脱。

但是，当在这个秋日的午后切断苏菲娅的生命之源后，并没有轻松下来，反而更加焦躁与惶恐。我站在床边，死死地盯着枯萎的妻子，全身上下的血液汇聚在一起，怒气冲冲地撞向我衰老的心房。我感觉身体越来越沉重，那颗急速跳动的心脏快要挤出胸腔了。我紧握拳头，努力地希望自己保持镇定。



正当我神情恍惚之际，苏菲娅的眼皮开始跳动了。很微弱，但我看得清清楚楚。苏菲娅那掉光了睫毛的眼皮，微微地眨巴着。眨巴几下又闭上，眉头紧紧地皱着，两颗眼珠几乎全部陷进眼眶。连续好多天没有知觉的苏菲娅，又出现了生命的迹象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不知所措，惊喜中交织着惧怕。

我俯下身子双手捧着苏菲娅干枯的脸庞，试图带给她一丝温暖。手指接触冰凉脸皮的一瞬间，苏菲娅一直紧闭的嘴巴突然张开。我下意识地把手缩回来，全身布满细密的汗水，鸡皮疙瘩迅速蔓延，密密麻麻地冒出来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尽量让情绪平静下来。但是，苏菲娅接下来的反应让我陷入巨大的恐惧之中。她的嘴巴一张一合，节奏由慢到快。苏菲娅好像有话要说，但喉咙已经干裂，干号着却憋不出一个字。她那只剩一张皮的脸开始抽搐。接着，手臂也动起来了。先是左手，后是右手。它们早已失去了力量，只得在布满污迹的床单上无力地扭动，像电力快要耗尽的玩偶。

看着眼前的情形，我知道苏菲娅在人世的时间已然不多，最多两三分钟，甚至更短。只要我闭上眼睛屏住呼吸，坚持一下就大功告成。但是，转瞬之间我身上每一根毛细血孔都被惊恐堵塞，一股巨大的寒气包围着我。我蜷缩在墙角浑身哆嗦，十根手指着了魔一样抽搐着，仿佛精神狂乱的钢琴家。片刻后，身体中巨大的寒气转化成强大的力量，从脚到头直窜上去。我咬紧牙关站起来，手忙脚乱地重新接上呼吸机，又跌跌撞撞地跑到

床的另一端，把液体开关打开。由于仓皇失措、东倒西歪，我一条腿撞在病床的铁栏杆上，痛得骨头仿佛成了粉末。

这就像是一场梦，或者记忆中某个电影的情节。

当我从懵懂中清醒过来时，刚才的一切仿似从未发生。房间里的温度好像更低了，床是冰冷的，椅子是冰冷的，空调出风口呼哧呼哧喘着白气。我怀疑空调由制热变成了制冷，便拿起遥控器看了看，确定依然是制热并把温度调到28℃。我努力地回想刚才发生的事情，但脑子里全是冬日的野草。我低垂着昏沉沉的脑袋，不断地告诉自己，那不过是一场幻觉，是我长久以来的想象在脑子留下的印象太深刻。

苏菲娅依然躺在原来的位置，面如死灰，与成为植物人以来的表情别无二致，看不出刚刚经历过一次垂死挣扎。

我重新坐下来，凝视着苏菲娅的脸，想起她这辈子磕磕绊绊的人生，想起她患病以来遭受的折磨与痛苦，禁不住哇哇大哭起来。眼泪顺着脸颊流进嘴里，泪水中的咸味让我难受。我抹着老泪，青筋爆裂的枯手在病床上拍得啪啪响。“老天啊，你就让她上路吧！”泪水和口水混在一起，在嘴巴里发酵成一种奇怪的味道，“她这辈子够苦了，就别再折磨她了吧！”

“让她走吧，让她走吧……”我双膝跪地，声音越来越小，长时间地在死寂的病房里孤独地呜咽。

五十九岁的年龄，正是进入宁静黄昏的惬意时刻。但是，苏菲娅的晚年却是一片凄风苦雨。这并非是突如其来的病患让她痛不欲生，事实上多年以前她就开始了无尽的煎熬。

苏菲娅别无选择，母体中带来的病原，从出生那天起就开始蚕食着她那娇弱的身体。虽然每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就开始走向衰败和死亡，但是在我们的平庸而琐碎的生活中，苏菲娅无数次在我面前为自己的命运唉声叹气。体弱多病的身体让她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一直做着减法，一种巨大的宿命感牢不可破地笼罩在她的生命中。新婚之夜，苏菲娅曾自嘲地说：“身体太差了，所以才沦落到在一个破厂里打杂，才沦落到嫁给你这个迂腐的男人。”说完，她咯咯地笑了。有些尴尬、无奈和力不从心。看着苏菲娅那张白里泛着黄的脸，我的脑海里莫名地泛起未来举步维艰的生活场景。

婚后的日子淡如白水，最浓厚的气息便是中药的味道，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闻到。这样的味道甚至浸入到桌子、椅子以及地板之中。只要踏进房间，依稀之中总会闻到中药味道。每次蹲在炉子前为苏菲娅熬药时，院子里那帮童言无忌的孩子都会欢快地嚷嚷道：“药罐子，药罐子，一天不喝药，就是破罐子。”苏菲娅能活到现在，全靠那些苦涩的深棕色液体，外加一些白色的颗粒药丸。自从我与苏菲娅认识以后，她都在同一家医院的同一个医生那里看病。那个常年板着脸孔的医生告诉我，苏菲娅的身体好不了，但一时半会儿也没有性命之忧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常年吃药调养。

但是，苏菲娅那副不争气的身体，就算每天浸泡在中药汤里，还是无法支撑她坚持工作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曾创下一个月晕倒三次的纪录。每当看到同事惊叫着跑来告诉我苏菲娅晕

倒在某个地方时，我心里都会出现一阵强烈的痉挛。这样的经历，对我和苏菲娅来说，都是一种折磨。

工作六年后，苏菲娅离开单位，结束了一生中短暂的工作生涯，从此走进深不可测的庸常而冗长的生活。那时候，我们的儿子智杰才一岁多，刚学会喊妈妈。用苏菲娅自己的话说，她的人生轨迹就是一道抛物线，最终沦落到当一名家庭主妇。说完，依然是咯咯地笑着，与新婚之夜的神情差不多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这是苏菲娅最后一次自我调侃。

离开单位那天，苏菲娅默不作声地收拾东西，急匆匆地逃离坚守了六年的工厂，就像犯了天大的错误被开除一样。回家后，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拉上窗帘蒙头大睡。我做好饭，她不吃；孩子哭了，她也不搭理。等我将一切收拾妥当准备上床睡觉时，苏菲娅突然号啕大哭起来。哭声尖厉、刺耳，仿佛传递着一种不祥的预兆，让人烦躁不安。我试图靠近她安慰她，但不奏效。苏菲娅拒绝了我的拥抱，一个人独自坐在床头，任由眼泪泛滥清癯的脸庞。

在昏暗的灯光里，我喋喋不休。我告诉苏菲娅，让她在家安心地休养，照顾好家庭和孩子，赚钱养家的事交给我。苏菲娅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哭声停顿一下后又骤然响起。她宁愿相信自己的眼泪，也不相信我的豪言壮语。在她的眼里，我一直都是个普通得浑身上下裹满灰尘的男人，这辈子不能升官也不能发财，每天早出晚归只是为了混口饭吃。其实，我自己也不相信。但是，除此之外，我又能证明些什么呢？

那天晚上，圆月赖在天空落不下去，月光如水般浸在幽幽的房间里。我翻来覆去地重复着那几句单调的言辞，困倦终于漫过全身，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。第二天醒来后，苏菲娅不在身边。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慌乱地在房间里搜寻她的影子。窗帘很厚，屋子里黑漆漆的。苏菲娅到哪儿去了？我穿着大裤衩就往外跑。

打开卧室房门，我看见苏菲娅正弯腰擦拭客厅的地板。她双手撑在地上，屁股高高地撅起，身体因为用力而摇摇晃晃。我伫立在门口，心里湿漉漉的，有种说不出的难过。擦完地板，苏菲娅又开始擦桌子、椅子、鞋柜。擦完鞋柜，她又拿出皮鞋，每一双都擦得亮闪闪的。苏菲娅瘦弱的身影在逼仄的屋子里穿梭，一刻也停不下来。

“歇会儿吧。”我慢慢向她靠近，“这些东西都是干净的，用不着打扫。”

苏菲娅没有回应，木然地从我身边绕过去。

我趿着拖鞋，啪嗒啪嗒地穿过客厅，在沙发上坐下来。手中的烟刚刚点燃，苏菲娅就忙不迭地送上烟灰缸。我想与她聊聊，便顺手拉住她，让她挨着我坐会儿。她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倔强，阴沉着脸想要挣脱。不过，她越是用力挣脱我越是不放手。你推我搡之中，我咆哮道：“你就不能消停一会儿吗！”

“班都不能上了，如果不做点家务事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”苏菲娅没有哭，但听她这么闷声闷气地说着，我宁愿她大哭一场。

“你还有很多事情做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。”我觉得自己说的是废话，但除此之外，口舌笨拙的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劝慰刚刚失去工作的妻子。

苏菲娅看着我，瘪了瘪嘴，起身朝厨房走去，准备一家人的早饭。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厨房门口，掐灭烟头一声长叹。我来到隔壁房间，看着酣睡中的智杰，百感交集。

从那以后，苏菲娅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家是她的全部世界。一年后，女儿智美出生。一双儿女和一日三餐，成了苏菲娅人生的主旋律。几十年来，苏菲娅的生活半径十分狭小，周而复始地重复着买菜、洗衣、做饭、打扫卫生。为了给她解闷，我花光所有积蓄买了一台电视机。但是，苏菲娅从来没有打开过。即便是我打开电视，她也几乎目不斜视。无所事事的时候，苏菲娅最喜欢靠在窗前，单手托腮呆呆地望着灰蒙蒙的天空。

我们的日子过得像张抹布。

时间慢得仿佛故意与人作对，非要让我和苏菲娅尝尽生活冗长的苦涩。好在智杰和智美成长的速度惊人，每个星期都会带来变化。很多时候，当我像只灰头土脸的老鼠一样忙完一个星期的工作，在周末的清晨看着两个孩子时，常常会有一种莫名的陌生感。这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分裂。面对苏菲娅，我觉得日子长得像寒冬的霉味那般挥之不去；面对智杰和智美，我又感觉日子短暂得像夜空中的流星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

智杰和智美各自成家，拥有属于他们的生活。一切景象看上去充满生机。但是，苏菲娅却逐渐凋零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

开始，她的头发开始变白，身体开始萎缩，一阵风都能将她吹倒。但是，我从未想过苏菲娅的晚年会如此急促和悲凉。

四个月前的一个黄昏，苏菲娅突然摔倒在一直以来带给她安全感的阳台上，不省人事。我费尽全力气喘吁吁地将她送到附近的医院后，等来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消息，医生宣告苏菲娅的生命进入倒计时，体内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。谁都知道苏菲娅的身体不好，但没想到会如此糟糕。我和智杰、智美都傻了，未成年的孙子、孙女和外孙当场痛哭起来。一个风平浪静的家庭瞬间遍地瓦砾、乌烟瘴气，让人错愕与惶恐。没有人能够接受，这个任劳任怨、命运悲戚的女人即将从我们的生命中远去，到那个遥远而冰冷的世界。倒是苏菲娅自己出奇地冷静，怔怔地看了看我们，朝医院外面走去。她边走边说：“没事，没事的。”

声音越来越小，背影越来越模糊，消失在医院走廊的尽头。

几天之后，我便明白，冷静不过是苏菲娅的伪装。病来如山倒，她的身体变化让人触目惊心。苏菲娅的头发大把地掉落，直到一根头发都不剩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的脸庞变成包在骨架上的一张皮，苍白的肉皮上面布满黄褐色的斑，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入眼眶，几乎难以看见色泽暗淡的眼珠子。苏菲娅开始恶心，难以进食，吃什么吐什么，同时呼吸困难，仿佛随时都会断气。好多次，她气若游丝地对我唠叨，交代各种事情。大到房子怎么安排、规劝夫妻感情不好的智杰不要离婚，

小到孙子、孙女和外孙的饮食习惯。每到最后，苏菲娅总是用暗淡无光的眼神看着我说：“老头子啊，我这辈子对不起你。我没用啊，什么都帮不上你。”

“谁说你没用啦？你可是劳苦功高啊。”我握着她冰凉的手说，“你不是把两个孩子带得这么好吗？这都是你的功劳。”

“孩子啊？他们好跟我有关系？”她眼巴巴地望着我，“我带不带他们，他们也能长大成人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，孩子能不能成才，母亲至关重要。”我摇摇头说，“你看智杰和智美多好，都有自己的事业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就够了。”

“如果我能工作挣钱，家庭条件好一些，你也不用憋屈一辈子，在一个破单位闷声闷气地干这么多年。你呀，真是一头老黄牛。”她想笑却没笑出来，“我知道，你一直不喜欢这个破厂子。”

“我这个人的性格，也就适合闷在这样一个破厂。”我还是摇头，“即便有机会到外面去闯荡，也不会有好结果。”

“你别骗我了，我看得出来你不甘心。如果不是我拖后腿，你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”她咳了一长串嗽，“你是不是早就不想要我了，只是可怜我这个破破烂烂的样子才跟我熬了一辈子？”

“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想过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”我哭了，狠狠地摇着昏沉沉的脑袋。我知道，苏菲娅对我那件莫须有的风流韵事还耿耿于怀。我很想对她解释，但又知道这样做无济于事，只会越描越黑。苏菲娅只知道这件事对她是一种伤



害，却不知道对我来说也是一生的耻辱。我只是淡淡地告诉苏菲娅：“这辈子跟你在一起，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”

“不管你后悔还是不后悔，反正这辈子就这样了。”苏菲娅哽咽着，“现在，我只想早点死了算了。我受够了，再也不想拖累你和儿女了。”

我轻轻地捏着苏菲娅的手，一遍又一遍地抚摩，想说的话全部哽在喉咙里。我很清楚，无论怎样也留不住苏菲娅，她离开我们的时间到了。面对死亡的步步紧逼，任何人都弱小得像只蚂蚁。

但是，一心求死的苏菲娅并没有及时脱离苦海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身影渐行渐远，却始终走不出苍茫的世界。苏菲娅就在我面前，却不是从前的她，仅仅是一副躯壳。癌细胞掏空了苏菲娅的身体，让她死去活来，生不如死。好几次，我们都以为她快要撑不住了，但没过多久她又重新缓过气来。每当苏菲娅从死亡的边缘活过来时，智杰和智美都抱着感恩的心态泪眼蒙眬。可是，我却满怀悲伤。

八月底的一天，苏菲娅似乎真的已经踏上死亡的旅途了。盛夏的尾巴，成都的天气还十分炎热。苏菲娅病怏怏地躺在病床上，床单的霉味包围着她、侵蚀着她。我坐在旁边读奥尔罕·帕慕克的《新人生》，这位土耳其作家笔下的故事让我欲罢不能。我随着那些文字进行着一趟奇特的旅程，忘记了现实的悲伤。正当我沉浸在故事的迷宫中时，却被病床上的苏菲娅拽了回来。